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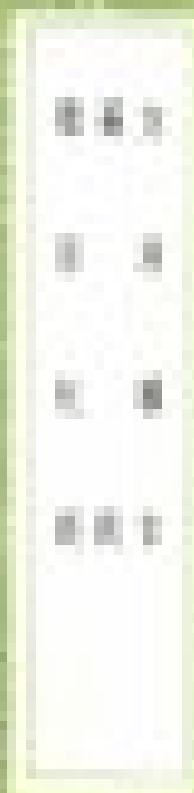
方蘇聽

洲雨

雜紀

言談





方
洲
雜
言

張
甯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
山寶顏堂秘笈學海類編皆
收有此書百陵作方洲雜錄
與寶顏本皆有刪節故據學
海本排印書名亦從之

方洲雜言

明 海鹽張 雷靖之著

景泰中一日晨出暮歸。抵家天色盡暝。入室更衣。遂解下裳。暗中有火星星。自紺帶中出。轉摺至櫥上。品
焚流落。凡三四見。荆婦相顧失色不敢言。時方嚴告旱。戶科孫珉遠戍邊地。余自憶平生不家于官。何適
逢此異兆。反覆研省。忽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而余所爲裳。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
光潤。况余被酒。體氣蒸鬱。或因以致火。亟呼婢令于櫥後力持曳裳。余以手摩拭無算。及手熱幾不可忍。
而火星應手至。明日入朝。見兵科王汝霖道此事。汝霖曰。吾爲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綾裙中有
之。以此知事物異常者。必有所自。不可遽爲驚駭。傳惑下人也。

子妾羅氏。何閒人。衣冠冑也。至其父門祚少衰。以魚鹽爲業。嘗早至長蘆。行海濱。有虎當道。倉皇中。復有
一虎絕其後。自分必死。向之左右拜。稽顙哀懇。久之。虎相繼躍入蘆荻中。因匍匐伏行至田舍。田舍人見
其不能語。知其驚虎也。以湯灌之。稍蘇。報其家扶昇以歸。病三月乃已。西陽雜俎。豎子看鬪。東坡沙上抵
首之說。信有之。或言貓得鼠弗能遽死。唬嚇作聲。俟其革骨脫髓。方能食之。人之形神不先脫喪。虎雖猛。
終不能搏嚼之。彼有真虎圈而卒無害。理固可論哉。

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余見今京師人家。多存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
頸亦類焉。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段九成所記。松雪齋所圖六蹄。蓋此類也。天順中。子復見

之御馬監坊沙道上。但不受羈縻。不知其行日幾何也。造物奇偏。固有常異。是又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龍鳳麒麟螭螭爲妄者並論。

袁尙寶忠徹。世善相人。人有以相干之。則叱罵。甚有與之往還終其身。不得其言相者。士大夫至其家。爲之留連飲酌。久之。俟其喜而自言。十中八九人。謂其高貴。不肯輕用其術。予謂此正其所以專乎術者乎。凡人之貴賤壽夭禍福。根于心而動乎體。固有隱而難見者。必從容玩狎。得其真而後言。否則甯不言也。不善自固其術。易于而好談。一日所接。豈止數十。內鑑不精。目力隨亂。與世之凡士。何相遠哉。唐舉許負而下。載諸方冊者。皆其驗者。不驗而弗傳者尤多也。忠徹非能盡相人。能用其相人之術者耳。

湯允勳公讓。信國公族孫也。博記而言誕。天順七年冬。坐不法除官。編籍常州。遣發之日。諸故舊皆出餞。允勳謂所親陳嘉猷。魏瀚曰。勞負親友。然非久別。明年正月十七日後。便當相見也。公等幸識之。及次年。適符其語。允勳果以赦還。考其學術。未必精鑿如此。豈常遇異人耶。予出京後。允勳鎮西陲。遂虜歿。竟不得詰實前語云。

世之奇花異卉。莫貴于牡丹。得之者愛護培養。無所不至。然十植一存。酷難生發。五穀莫貴于稻。然著土輒生。得水便長。耘耨之際。功用甚粗。而秀實盛倍他物。此見天之生物。固常厚于養人也。

草木中耐寒者極多。素馨。車前。鳳尾。治蘊。薜荔。石菖蒲。冬青。木犀。山梔。黃楊。石楠。山茶。不可勝紀。然惟松柏梅竹獨擅晚節之名。豈以其材能適用。不專取其耐寒耶。人有偏長之德。而無所取材。亦不足稱矣。但

梅竹自大江以北漸寡而無則亦未爲耐寒上品是猶所謂一國之善士焉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豈齊魯之閒不見梅竹耶抑別有意耶。

正統丁卯予年二十二初赴舉中場之日老父子中庭得桂一枝葩葉新茂不知所從來因冥瓶沃以水祝曰倘吾子獲薦花其發榮淹宿盛開香氣滿室是年八月二十四日揭曉先一夕先母孺人夢一老叟自門入中庭持筆如椽蘸毫天水缸書孫字子挹清樓外粉牆字崇廣專堵母自捧泥依字畫墁坊之翌日報書至後學士呂逢原嘗作瑞應記自是兩試春官皆下第辛未二月入場之夕沐浴焚香禱于都城隍之神曰甯親老家貧千里棄養以求尺寸之進今兩舉矣如功名可期神賜顯夢如命分淺薄神幸昭示甯當領教一方不復有意于進士矣禱畢局促就寢夜半夢登海鹽縣障海石塘前亘大山一老叟指謂予曰此崑崙山也凡三指三語方欲詰問忽驚悟遽起呼家童索燭取禹貢織皮崑崙字是予佳復寐亟趨試院與支中夫遇于道共相勞苦嘆進取未遂予曰中夫今日看書經題若有崑崙字是予佳候也中夫固問所以遂以夢語之中夫笑曰人嘗言癡人信夢靖之良是焉及得題果織皮崑崙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桐鄉楊給事青席舍相近走予所疾言曰六題皆得旨惟禹貢一題不能通治因爲開陳意義詳述註疏是年青登第名在第七錄其文一篇余竟下第甲戌二月初三日予方抵京勿促僑寓不暇檢閱舊業自分此行又成畫餅初五日夜夢前狀元柯孟時過舍以梅花見遺方受花柯曰足下今年狀元耶予方謙讓問答閒勿雷電交作予素畏雷正驚怖頃有霹靂聲擊同座一人仆遂寤是年予幸

登榜名在第七。錄文一篇。聞主司閱卷時。黃學士諫。欲以予爲第一。與錢學士溥。張郎中稷。互持高下。取決于主考學士商公輅。公以予策論頗優。而經書義不及彼卷。遂以彭華爲首。尹直爲經魁。黃素負氣。因與二公有隙。奮筆批予卷。有大廷之對。必出人頭地之語。開院後。具以此言諸人。次日以紅絨織毯一端。見惠曰。唱名之後。當以是爲朝服。努力向上。幸毋相忘。及廷試之日。屬藁未半。禮部侍郎姚公。過予所。熟視藁草曰。汝卽張甯耶。筆力甚高。所欠實語。蓋予方以勤勸上爲中興之務。因姚語。遂以勤德爲體要。有頃。姚與尙書胡濛偕來。相顧有喜色。自是內外執事諸公。皆接踵繼至。無少閒。觀者咸屬目期待。晷刻盡未。予方脫藁。適胡姚二公至。胡附耳曰。此卷應當讀。善自珍重。予以紙短告。遵命儀制司檢納卷。得李曰。良衍紙續楮尾。予以天晚爲懼。胡曰。第自留心。吾爲汝進本。依會榮故事。給燭。親爲添硯水。命監試官研墨。以助天且暝。同年皆出。尙未畢。乘昏潦草。不復計端模。忽傳宣閉門。諸執事官校皆散出。胡亦不能獨止。亟命儀部郎中俞欽收卷。送予宿禮部。戒勿遽歸。明旦攜予入朝。候直房下。胡姚二公詣內閣。諸容足卷者三。大學士王公文冕言曰。張甯南方人耶。若今日騰卷。如謂臨軒何。胡遂不復言。館閣臺省。因其相惜。命卷傳閱。少保于公謙。謂如天馬行空。胡公謂某忝知貢舉久矣。乃誤此一人奈何。大學士陳公循。因衆論未平。取卷視之曰。此厚皮饅頭也。衆知事不濟。乃陰竄卷子。循所閱卷中。得預第二甲。胡姚之力居多。放榜之晨。中外士不知者。猶相傳謂予爲第一。及唱名。乃孫賢也。自是喧傳累日。聲入禁中。尋有旨取進士張甯。寫不了卷。及牛倫試策。御覽畢。復送內閣收貯。聞喜宴罷。吏部尙書王公勳。戶部侍郎李公

賢皆從容見問。慰藉再三。延譽甚至。是年禮部奏選庶吉士入翰林。首及予名。自念親老。冀沾一命之封。若俟儲養。事必後期。具以情懇辭。胡曰。吾閱士多矣。以足下之材。入翰林十年。必獲進用。姚曰。足下若不作吉士。急于仕進。天下皆薄汝。遂引詣內閣。呼選既及。因對曰。甯質魯年長。鞭策不前。不願留也。時陳王二公。因對策事。乃聽出對策之暮。倉皇出禁中。忘持賜策。後得之于周公。修撰洪謨。而所對文字。了無遺藁。後一年。呂公逢原。黃公廷臣。自內閣錄出。欲令裝一卷。諸公咸爲跋。識其詳。予辭之。乃不果。嘗自觀省文。雖不留陳腐。若比之古義。求爲之御。且不可。何足爲天下先。時新草野。不識忌諱。縱使成篇。亦不堪上讀。况先母夢兆于七年之前。已有孫字之應。予爲孫賢榜下士。蓋數定也。又遺梅雷震之事。先後同符。不足多訝。但厚負主司。及諸先達。汲引之盛心。爲可愧耳。其間捧泥漫字。至今未白。惟織皮之夢。旣驗而虛。若爲賢設者。及予中會試。名第事實與賢同。造物之于人。豈固有巧哉。科目止于發身。無足爲異。老病還家。偶憶舊事。用記其始末。以見予之感遇云。

王汝霖民望。聰厚清重。文行皆佳。人以其閥閱子弟。多概視之。不知其爲良器也。然好作吳語。以資笑談。一日與兵科劉昭。刑科陳嘉猷。遇。民望謂劉曰。西門豹將何之。陳應曰。東門瓜欲何往。蓋呼陝人爲豹子。蘇州人爲冬瓜。陳實爲劉復酬也。民望正色曰。不必邪談。吾適在科中。看漢書考異。欲與二公論之。文帝初耕藉田時。借牛于田家。旣終畝。二耕叟互錯認牛。喧闐不已。帝召問之曰。父老何自錯。牛物色奈何。一叟前此小而馴者。某之牛。彼大而劣者。臣家牛也。始皆傾聽以爲正論。及落論莫不絕倒。可謂不爲虐矣。

予使朝鮮，抵遼，出連山隘口二日，按營荒野，官校指言：北山中有居人數家，一老者，自宣德末年時，已年八十餘，今猶強健，因與副使武士英、單騎徐行，約里許，抵委徑寥絕處，所居累擊架梁，覆以樹皮，男女皆鬻髻草服，老者見客，殊不省異，問其年幾，何曰：不知，問其曾至遼城否，曰：昨日曾去，殊不解人事者，蓋自來生長草野，世無服役，不過墾植收斂，或食松榛實，蔬麥菊苗，飲泉水，自相煦沫，不知有營度憂慮事，平生不經嘗五味豐腴之物，清淡安全，所以致壽，漢胡廣傳載：穰縣菊水，其地飲之者，上壽百二十歲，七八十者，猶以爲天，觀此老人，信有之也，人能不以外物勞心，而又淡薄于世味，久而不渝，自足致壽，彼偃仰呼吸以求鍊形服氣者，適徒自苦耳。

魏人伐蜀，戒嚴，費禕方與來敏對弈，意無厭倦，卻與謝安之事相類，然安遂破敵，禕竟爲郭循所害，大率禕性寬簡過度，安外寬內密，觀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此便可見，故二子之成敗亦異。

聖賢知人之明，與愛人之仁，互相發，堯之于鯀，既知其不可，猶望其能治水而已，諸葛孔明之于馬謖，先主嘗言其不可大用，亮雖知之，猶冀其能受吾之節制，可以致功，其後皆敗績，故聖賢傷其明，不忍拂乎仁，後世若裴行儉之徒，乃欲以一見之間，鑒別不遺，此必有曲巧也，不然，史過言耳。

韓魏公盜入齋寢事，人皆羨公有量，予謂當先稱其有識也，量雖大，使盜不捨而殺之，已則已矣，如國何，此殆與春秋戰國之士等耳，于量也何益，蓋公明識之深，灼見盜者之必不加刃于公，故使之既寤而與

之言。因而示之以閒雅定靜也。故世之有量者。無不自識中來。此格致之功。所以先于誠正也。

嘗疑昌黎先生。三上宰相書。及自薦諸書。事頗傷于難進。然觀其論用世。屢以孔墨同語。宜乎以博愛爲仁也。則豈以上賢兼愛爲急務哉。

人才之生。如貨物之產。用而求焉。則聚而見。不用不求。則散而藏。其賤且輕者。遇貪賈。猶可以屈取。其貴且重者。苟不得善價廉賈。甯沒身不售。甘遺資美于後世焉。不反其故。而謂天下無才。是猶謂天下絕貨物也。

岳州巴陵易公名海。初仕爲潯州通判。到任時。知府常州李宗美死已一月。斂于公廨。公視篆閒。聞其妾病甚。所隨惟一僕。常使詢視。遺以藥餅薪米之資。久之。妾病少差。泣告所使詢視者曰。妾非李素娶。因此地云多瘴毒。其妻子僕從皆不行。就道時始納我。及傭此漢與偕來。不意李卽死。傭見妾病。意將不良。適府公節有所遺。傭皆擅絕爲己有。妾無纖悉沾惠。幸爲我達公。全余薄命。公聞之。驚惻不已。戒使勿言。具告鎮守參將馬義。擇行伍中謹厚老婦往侍候。日夕不許暫離。詢視益切。至妾病良愈。公絕不與見。爲之經營。買舟歸其喪。收薄其俸給及賻贈。得白金三百兩。使一吏護喪。責付其家。先爲移文至常郡。會入其數。仍遣老婦守侍李妾。抵其室。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及公文乃返。其所以周給老婦家。飭約束人者。無不備盡。傭竟不得肆其志。而李之棺槨。得入于土。妾亦無幾微少損。時成化十二年也。予嘗聞其事于江湖士大夫中。及公移任嘉興。數相過從。備詢其實如此。嗟哉。易公厚矣。若宗美之處事。君子可以爲鑑。

鄰有患盜者。嘗固守其門前。而不虞其後戶。盜戕其不虞也。常入自後戶。而詭迹于前門。以售疑于主人。其守益固。而盜益數。或告之以故。于是重關累杙。加之肩鎖。而時其啓閉。盜亦時其懈也。而月猶一至焉。主人不勝其勞也。遂塞戶塗壁。絕其所由。而尤慎伺惟謹。盜乃絕。君子曰。天之生人。凡耳目口鼻。諸有竅者。畢前。而一不背繫。豈嚴密之則。固當在後耶。予謂斯役未足爲居室之恆法。然于防盜也。爲可一用焉。內肅憲副。因公務至海鹽。分司旬日。以書見問。答之云云。

火浣布。予初于蘇州張廷義家。及仁和縣純一僧院見者。皆大如折二錢。近于朱孟瑜縣丞家見者。狹長如衣帶。漬油則可代燭。覆火則可蒸香。油盡火熄。則完全如故。梁冀帨巾。魏武時所貢。元別怯赤山石絨所織。信皆不妄。因記向在京時。嘗于指揮胡籬寓所。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其形色絕似雲母石。類世之硝子。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爲柄。組制其末。合則爲一。歧則爲二。如市肆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明大加倍。近者又于孫景章參政所。再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刺。似聞其名爲優逮。二物皆世所罕見。若論利用於人。則火浣雖全。正亦當退處于優逮也。

予見某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一人。緋袍玉帶。端拱而坐。又見觀音寺衡衡寺僧所收謝廷循一石。方廣三四寸。中劈爲二。內函魚骨一具。首尾皆全。予先考葬祖考時。啓祖妣殯合瘞。發砌石一。紫色者。剖爲二片。其中樹木茂密。一人冠帶立樹下。若凝眸遠望。了如筆墨描畫。先考謹藏。欲解爲畫屏。後因被災而燬。

又家藏石盤一枚。具體如生。以水磨之。腥氣如蟹。病目者稍塗兩眥。頗能定痛。大氣流行。融結變化。真不可強論者。